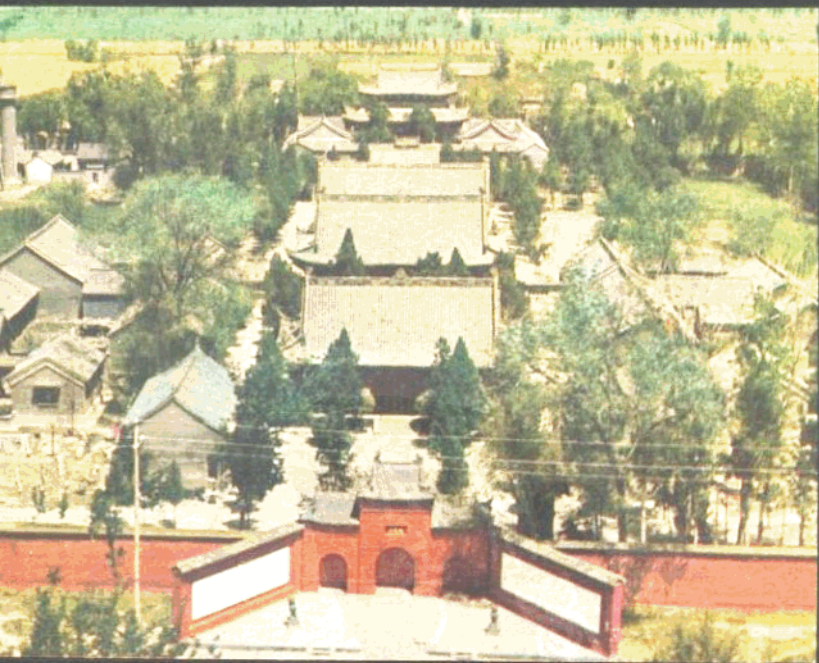


河南名勝古蹟叢書

白马寺



目 录

- 一 佛教的传入与白马寺的建立…………… (1)
 - (一) 佛教的传入…………… (1)
 - (二) “永平求法”…………… (2)
 - (三) 白马寺的建立…………… (3)
- 二 白马寺的历史沿革…………… (6)
 - (一) 寺的初建与被毁…………… (6)
 - (二) 寺的再建与被毁…………… (7)
 - (三) 寺的扩建与三次被毁…………… (9)
 - (四) 第四次复建与破坏…………… (10)
 - (五) 第五次修建与寺内塑像…………… (12)
 - (六) 明代的扩建及其以后的补修…………… (13)
- 三 今日白马寺…………… (15)
 - (一) 山门与石马…………… (16)
 - (二) 天王殿…………… (16)
 - (三) 大佛殿…………… (19)
 - (四) 大雄殿…………… (21)
 - (五) 接引殿…………… (23)
 - (六) 清凉台与毗卢阁…………… (24)

四	有关白马寺的几个传说	(26)
	焚经台上见高低	(26)
	齐云塔上蛤蟆叫	(27)
	佛经能现佛真容	(28)
	“马寺钟声”奇	(29)
	“白马甜榴”贵	(29)
附	录	
	现存的主要碑刻及其他文物	(31)

一 佛教的传入与白马寺的建立

(一) 佛教的传入

佛教何时传入中国？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中引三国魏朱士行的话说：“秦始皇时，西域沙门宝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，始皇恶其俗，投之入狱。”秦始皇在位是公元前246—210年，正是印度孔雀王朝阿恕迦王时代，阿恕迦提倡佛教，派遣二百五十六位高僧到世界各地去传教。派出的传教僧人到中国来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阿恕迦的传教和秦始皇的狱僧，在时间上是一致的，所以朱士行的话当有可信之处。秦始皇把佛教当作“邪物”“异端”而加以排斥，这说明佛教此时已步入了中国的大门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说：汉武帝元狩年间，曾派遣霍去病到甘肃、新疆一带去作战，战争中获得金人，金人高一丈多，不祭祀，只烧香礼拜。武帝以为是大神，放置在甘泉宫供奉。所谓金人，即涂饰金色的佛

像。这说明汉武帝以前，我国新疆、甘肃一带已有人信仰佛教，并且供奉着佛像。又说：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2年），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，当时有博士弟子秦景宪跟随伊存学念浮屠经。可见，到西汉晚期，上层官吏中也有人信仰佛教了。

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记载，汉明帝永平八年（公元65年），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（沙门），祭神求福。明帝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。诏书中用有“桑门”、“伊蒲塞”等佛教语，说明当时佛教已得到朝廷的提倡。明帝于永平年间还派人到印度寻求佛法。桓帝时并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祠。皇帝也开始向释迦牟尼顶礼膜拜了。

（二）“永平求法”

东汉末年，佛徒牟融作《理惑论》，记述了汉明帝派人到印度寻求佛法的故事，史书上称做“永平求法”。

“永平求法”之事，不仅见于《弘明集·理惑论》，在《后汉记》、《魏书·释老志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和《高僧传》等书中也都有记载。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：永平年间的一

天晚上，明帝在睡梦里看到一个金人，身高丈六，背项放射光芒，在空中飞行。第二天便问群臣，通人傅毅说：陛下梦中金人，大概是天竺的佛。於是明帝便派遣蔡愔、秦景、王遵等十多人，前往印度寻求佛法。他们从洛阳出发，过天山，越葱岭，历尽千难万险，到达了大月氏国（今阿富汗一带）。蔡、秦等人在大月氏学习了佛教经典，获得了释迦牟尼图像和《四十二章经》，又邀请在大月氏传教的两名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到中国传教。他们用白马驮着所取得的佛经与佛像，于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返回京都洛阳。蔡、秦等向汉明帝呈上佛经和佛像，明帝大喜，并召见了摄摩腾和竺法兰。

摄摩腾与竺法兰在白马寺先后译出了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十地断结经》等。所译经典，珍藏在兰台石室（当时的国家图书馆）。明帝还令把图写之佛像，悬挂在清凉台（明帝小时读书与避暑处）和显节陵（为明帝预修的寿陵）上供奉。从此，“金光流照，法轮东转”，佛教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了。

（三）白马寺的建立

“永平求法”返回的第二年（公元68年），汉明帝

敕令在洛阳雍门（汉城西门）外，依天竺宫塔样式，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——洛阳白马寺。

此寺取名“白马”，说法有二。其一说：古代印度有一个国王，想毁掉僧院，其中有个“招提寺”将要被毁掉时，他夜里看见一匹白马绕寺塔悲鸣，信为神灵，于是下令停止毁掉僧院，并改“招提”为“白马”。所以，中国的第一座寺院便也取名“白马”。东汉牟融《理惑论》和南朝僧惠皎《高僧传》等书从此说。其二说：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得的佛经、佛像，是用白马驮回国的，为纪念白马之劳，故名此藏经之寺为“白马”。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和酈道元《水经注》等书从此说。

至于白马寺之“寺”，也有两种解释。据《左传·隐公七年》注疏说：“自汉以来，三公所居谓之府，九卿所居谓之寺。”《汉书·元帝纪》注谓，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。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说：“寺，官舍也。”据此可知，寺即是官府所在地。白马寺是汉明帝遣使求经回来后翻译佛经的地方，应属于官府机构，因此叫“寺”。另一说法是：摄摩腾、竺法兰初来我国后，舍于鸿胪寺，遂取“寺”为名（见《清一统志》）。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，都说“寺”原是官府机构。后世称佛教的庙院为“寺”。

白马寺被称为“释源”和“祖庭”，也各有其来历。“永平求法”回来后，明帝叫安排摄摩腾、竺法兰在清凉台翻译佛经，他们首先译出了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这是中国的第一部佛教经典。后来对清凉台进行了扩建，即成为白马寺。因此，人称洛阳白马寺为“释源”。寺内的供器、碑刻上都冠以“释源”字样，这是我国其他佛寺所不能享有的尊誉。所谓“释源”，即是说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。

到南北朝时期，有个叫菩提达摩的印度佛徒，来到洛阳，宣扬禅学。后来他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，苦行修道，创立佛教中的禅宗学派，被称为禅宗始祖。后有慧可、僧粲、道信、弘忍、慧能相传，禅宗的势力便发展起来，弟子们就称这六人为“禅宗六祖”。白马寺也加入了禅宗，于是即在寺内设立“祖堂”，供奉“禅宗六祖”，所以白马寺又被称为“祖庭”。

二 白马寺的历史沿革

(一) 寺的初建与被毁

东汉早期虽已建寺，但当时规定“只许胡人传教，不许汉人出家”。在上层统治者中，也有信奉佛教的，不过他们认为，佛教和中国黄老之术差不多，只在“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”，或“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”。这时的佛教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多大影响。

当时洛阳白马寺，规模并不很大，而且寺内没有塑像，只是挂有图写的佛像。它主要是西域高僧到中国传教和译经的官府机构。汉代译出的经律有292部，395卷。前面说过，最早在白马寺译经的是天竺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，他们共同译出了《四十二章经》。摄摩腾死后，竺法兰又译出《十地断结经》和《法海藏经》。后有安息高僧安世高，于汉桓帝建和二年（公元148年）到洛阳，至灵帝建宁三年（公元170年）二十余年间，

译出佛典 95 部，115 卷。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讖，于桓帝末年（公元 167 年）到洛阳，在灵帝光和、中平年间，译出佛典 23 部，67 卷。另有天竺的竺佛朔，康居的康孟祥、康巨等高僧，以及洛阳人孟福、张莲等，都在白马寺从事佛经翻译工作。

东汉末年，董卓率军进入洛阳篡夺政权，引起朝官和外官的反对，他被迫离开洛阳到长安时，迁去洛阳人口数以万计，并放火焚烧洛阳。史书上说：“悉烧宫庙，城府荡尽。”整个洛阳城“尽成瓦砾灰烬。”曹植的《送应氏二首》诗中也说：“洛阳何寂寞，宫室尽烧焚，垣墙皆顿擗，荆棘上参天，……中野何萧条，千里无人烟。”洛阳荒凉之状如此，而位于城边的白马寺，自然也在“悉烧”“荡尽”之列。

（二）寺的再建与被毁

三国时，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，实行屯田开发，恢复生产，白马寺也得以复建。魏文帝黄初时，天竺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，后来编译了《羯摩戒律》，这是中国第一部戒律。安息僧人昙无谛，于高贵乡公正元元年（公元 254 年）在白马寺又译出《昙无德羯摩经》。由于佛经的流行，汉人信佛者日多。第一个汉

人出家当和尚的，是颍川（今河南禹县）人朱士行。相传他感到当时译出的《小品般若》文意不详，便于魏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从长安出发，到于阗（今新疆和田一带）取得梵书正本《大品般若经》，遣弟子送归洛阳，由竺叔兰、无罗叉等译为汉文《放光般若经》。

汉人信佛者越来越多，佛寺也随着增加了。到西晋怀帝时，仅洛阳的佛寺就发展到42所。当时大月氏僧人竺法护，随师游历西域各地，学会多种语言，并取得很多梵文经典。他经敦煌、长安，来到洛阳，沿途翻译佛经，共译出佛经175部，354卷。在白马寺又译出《文殊师利净律经》、《魔逆经》和《正法华经》。西域僧人佛图澄，也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（公元310年）来到了洛阳。一时间，洛阳成为北方佛教的重镇。

西晋惠帝时，河间、成都、东海、汝南、长沙、楚、齐、赵等八王，相继在洛阳互相攻杀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。王弥、刘聪、刘曜、石勒等也乘机袭扰。战乱中，洛阳的陵墓被挖，宫庙被烧，人口死亡达三十万之多，逃亡江南者十有六七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流尸满河，白骨蔽野”，“人多相食，饥疫总至，百官流亡者十八九”。在这战乱之中，白马寺岂能独存？

(三) 寺的扩建与三次被毁

北魏王朝，极崇佛教，洛阳城内外佛寺林立，一时竟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。仅在洛阳的西域僧徒就有三千余人。佛经也多达415部，1919卷。

被战火荡尽的“释源”白马寺，这时又重新建立，而且是一座规模空前的大寺。寺有三门（即山门）、殿堂等建筑。三门内有高大的玉石弥勒像。（解放前，白马寺曾出土一尊北魏时期的玉石弥勒像，高2.16米。放置在天王殿内，后被盗运国外，现存美国波士顿美术馆。）院内竖立着石刻造像碑，这些碑刻，到清代还能看到。大殿内陈设着很多佛经。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上说，白马寺里译出的佛经，都用书套装裹着，陈设在殿内，常有人烧香供奉。在寺院三门前，种植着沙果、葡萄、石榴。沙果一个重七斤，葡萄个大如枣，石榴味甘如蜜。这些果树，可能是西域僧人带来的种子。当时人们称赞白马寺的果实为“味甘殊美，冠于中京”。

北魏末年，洛阳又复为战场，战火又使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。寺观灰烬，庙塔丘墟”，造成了“野兽穴于荒阶，山鸟巢于庭树”的荒凉景象。白马寺也不能幸免，又一次被毁。

(四) 第四次复建与破坏

隋、唐两代的皇帝，大多崇信佛教，白马寺又在原址上进行复建。武则天特指派薛怀义为白马寺住持，主持修建白马寺。

唐代前期的白马寺，有规模宏大的高阁建筑。现在白马寺清凉台周围，遗留有巨大的柱基石，当是唐代高阁的基础。唐代诗人王昌龄曾寄宿白马寺，作诗云：“月明见古寺，林外登高楼，南风开长廊，夏夜如凉秋。”使我们想见了当时白马寺的雄伟面貌。

但是，“安史之乱”又使白马寺的高阁、长廊烧殆尽。据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说，安史之乱时，史思明进逼洛阳，唐肃宗请回纥军到洛阳迎战。回纥军奸淫掳掠，洛阳城中许多妇女逃到圣善寺和白马寺的高阁上躲避。回纥军放火烧毁高阁，烧死烧伤者万余人。白马寺的僧人们，也只得搭起茅草庵来住。正如唐代诗人张继《宿白马寺》一诗所云：“白马驮经事已空，断碑残刹见遗踪，萧萧茅屋秋风起，一夜雨声羈思浓。”

唐武宗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下令灭佛，除东西二京左右街各留寺四所，诸郡各留寺一所外，其余寺

院全都摧毁。勒令僧尼还俗者达几十万人。这次灭佛，白马寺虽不在摧毁之列，但是殿内的佛像遭到了损坏，有的铁佛的头被砸掉抛出殿外。《朝野僉载》说：“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”。说“无故自落”虽不足信，但这说明殿内铁佛像确有被毁的现象。佛徒的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，他们紧闭山门，深居寺内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
经过唐末秦宗权、孙儒的烧杀虏掠，更使得洛阳“烧宫室官寺民居”“城中寂无鸡犬声”。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。一个东亚闻名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唐都城，一时化为废墟。白马寺也再一次遭到了破坏。

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，在白马寺的东边，又建一寺院，名曰“东白马寺”。于寺前造九级木浮图，高五百尺，号曰“齐云”。此塔于宋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被烧毁。金大定十五年（公元1175年）由彦公大士发起，在原址建造一座叠涩密檐式方形砖塔，共十三层，高一百六十尺。塔中空，角隅有踏窝，可供人上下。又建护塔墙三重，左右焚经台两座，屋宇二十八间。东白马寺的规模比较小，群众称它为“小寺”。当地流传着“小寺神，吓死人”的谚语，看来东白马寺内的塑像姿态神情相当凶暴，可能属于密宗造像。东白马寺的建筑早已无迹可寻，只有齐云塔独存。金

代诗人有诗云：“西去东来洛阳城，千尺浮图了送迎。”齐云塔被看作是洛阳城的标志了。（见图片二）

（五）第五次修建与寺内塑像

宋代皇帝也崇尚佛教，太宗赵匡义并下令再次修建白马寺。由苏易简撰写了《重修西京白马寺记》，于淳化三年立碑于白马寺内。碑文不是上下通写，而是分为五节，以短行书写，因此被称为“断文碑”。

碑文中描写这次修建的情况说：“采文石於他山，下环材於邃谷。离娄骋督绳之妙，冯夷掌置臬之司。辟莲宫而洞开，列绀殿而对峙。图八十种之尊相，安二大师之法筵。灵骨宛如，可验来仪於竺国。金姿穆若，犹疑梦现於汉廷。天风高而宝铎锵洋，晴霞散而雕横辉赫。周之以缭垣浮柱，饰之以法教胜幡。远含甸服之风光，无殊日域。旁映洛阳之城阙，更类天宫。”从碑文中可以看出，宋代的白马寺建筑巍峨壮观，佛像众多。这时的僧人也多达一千多名。徽宗崇宁二年（公元1103年），西京留府下牒文赐封摄摩腾为“启道圆通大法师”，竺法兰为“开教总持大法师”。

元世祖至元三十年（公元1294年）和成宗元贞二年

(公元1296年)，先后两次下诏修白马寺。元代白马寺和尚文才，撰写了《洛京白马寺祖庭记》，由大书法家赵孟頫书写，于至顺四年（公元1336年）九月五日立碑于寺内，字体遒劲挺拔，是一件很珍贵的书法艺术品。

1978年，在白马寺西边发掘了元代和尚龙川的墓，墓中有石棺，并墓志一方。志中说，龙川讳行育，女真人，姓纳合氏。现在白马寺内还有龙川和尚遗嘱记刻石，记载着龙川临死时，嘱咐弟子把他积蓄的钱用来修佛像的事。当时在大佛殿内塑佛像五尊，三门内（即今天王殿）塑四天王像，大雄殿塑佛像二十余尊。并请来永乐宫的壁画作者马君祥（河南缙氏人）进行妆绘。现在白马寺内的塑像，基本上保留着元代塑像的格局。

（六）明代的扩建及其以后的补修

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二年（公元1389年），下令对白马寺进行修建。嘉靖年间，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发起，进一步扩建白马寺。这次扩建的情况，记载在《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》碑文中。据记载，这次修建了面阔五间的前后大殿（即今大佛殿、大雄殿），中塑诸佛及侍从阿难、迦叶、文殊、普贤、

罗汉、护法之像。新建左右配殿各三间，中塑观音、祖师、伽蓝、土地诸神像。东建礼贤堂五间，庖厢六间；西建演法堂五间，庖厢六间。二堂之前，配殿上下，各分巷道。共建静舍一百二十间。在寺后唐代高阁的台基上，建面阔五间的重檐殿（即今毗卢阁），中塑毗卢佛像，并存放诸品佛经。台上左右建配殿各三间，分塑摄摩腾、竺法兰二高僧像。台下两旁建禅院二所。寺前，改原山门为天王殿，天王殿前有钟楼和鼓楼。又前新建大门三空，用砖石砌券（即今山门）。（见图片二）门外置石狮一对。又於寺前大路旁建石坊一座，匾曰“古刹白马禅林”。整个寺院占地六十二亩。今天的白马寺，大体上保留着这次修建的规模。

清代的康熙、嘉庆、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对白马寺进行过多次修葺，但都是小修小补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接引殿被烧。光绪九年（公元1883年），在旧基上又重建接引殿。

1933年，上海佛教协会派德浩和尚主持整修了白马寺的各殿门窗，新建了大门内的门头僚和客堂。在寺院的角隅又建了钟鼓楼。此次修建工程较大，砖石木料已备，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，而停止了修建工程。主持修建的德浩和尚圆寂后，即葬在白马寺东边。